

王春瑜／著

王春瑜杂文精选

下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王春瑜／著

王春瑜杂文精选

下册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装帧设计:周涛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春瑜杂文精选:全2册/王春瑜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

ISBN 978-7-01-015512-8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4612 号

王春瑜杂文精选

WANGCHUNYU ZAWEN JINGXUAN

(上、下册)

王春瑜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4.5

字数:401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01-015512-8 定价:78.00 元(上、下册)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 1 月下谁敢追萧何
- 4 文征明羞见孔夫子
- 7 何必登上你的贼船
——煞风景的考证之一
- 11 红豆、劳什子及其他
——煞风景的考证之二
- 16 花果山上的“猴门事件”
- 19 慈菇和“万万顺”
- 25 读《诏狱惨言》
- 30 说“天地君亲师”
- 34 “笑区区、一桧亦何能”
- 38 白铁无辜铸佞臣
- 41 戴高帽考略
- 43 “父母官”考

- 46 烧书考
- 51 吹牛考
- 54 伟哥与皇帝
- 58 “万岁”考
- 66 万岁君王只钓龙
- 71 浮肿病
- 73 如此风马牛
- 75 玫瑰园杂识
- 78 虫 灾
- 80 恶 骂
- 81 流 失
- 82 狂 甩
- 84 怪 圈
- 85 “错到底”
- 87 牛 汪
- 88 叔伯气
- 90 揣着明白
- 91 钓 鱼
- 93 假领头
- 95 擂鼓三通
- 96 谈虫色变
- 98 犹记风吹水上

- 100 树 殇
- 102 疯狂消费
- 104 “水浒气”
- 106 文坛邪风
- 108 裁 判
- 110 “老作家”
- 112 小保姆言
- 114 天高皇帝近
- 116 二两半文化
- 118 龙与谣谚
- 121 阿 Q 的先辈与后辈
- 125 又见苍蝇飞一回?
- 127 别了,太平花
- 130 吹牛续考
- 133 未庄评职称的风波
——故事新编
- 137 稿子能这样删吗?
- 139 选秀去了,又来了……
- 142 谁挽强弓射色狼
- 144 居京微辞
- 148 评泡沫史学
- 153 女娲长得啥模样

156 月有阴晴圆缺

158 杂坛人物琐录

168 老王卖瓜

——《续封神》小传·序·跋

171 明清神化皇帝一瞥

177 古代贪官污吏一瞥

182 走出清官时代

190 走出轮回

192 居高声自远

194 又是合欢花开时

196 天涯谁是酒同僚

198 辋川胜境梦里寻

200 读罢古今头飞雪

204 语文守望

207 台北闻琴

209 我与“老牛堂”

215 血浓于水

217 别了,老虎屎

219 牛屋笔耕又一年

221 编辑学者化

223 好书不厌千回读

224 二泉映月

- 226 考拉之墓
- 228 明沙带雪惊寒夜
- 230 万里长风吹古愁
- 234 有志者事竟成
- 237 日落紫禁城
- 242 “他是我们的人”
- 245 话说焦大爷
- 249 英格兰铁匠乔的那顶礼帽
- 253 哀马慧珍
- 258 人文精神,魂兮归来
- 260 道学一落千丈考
- 263 猿啼鹤鸣一样亲
- 267 论“口袋运动”
- 270 好青年
- 272 吉星文与卢沟桥
- 275 增长知识·阅读历史
——答《中国图书评论》记者于瑾
- 281 陆文夫泼向瞎子阿炳的狗血
- 285 出版大家
- 287 通榆河纪事碑文

月下谁敢追萧何？

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差不多是妇孺皆知的。但是，谁敢月下追萧何？

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儿“丈二和尚——让人摸不着头脑”。其实，我要说的是萧何——这位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帮助刘邦打天下、立过头等功勋、当上堂堂汉朝丞相的古代杰出政治家，也曾贪污受贿。据《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记载，他利用权势以贱价强“买田宅数千万”。萧何又特地上书汉高祖，说“长安地方狭小，皇家上林苑中有很多宝地，请求开放这块禁地，让百姓耕种”。刘邦阅后大怒，一针见血地指出：“丞相受了很多商人的财物，便替他们说话，要求开放上林苑，讨好百姓！”立即下令将萧何关进监狱。后虽经人说情，刘邦将他释放，但毕竟吓得他半死，光着脚，以老态龙钟之身，战战兢兢地向刘邦千恩万谢。

其实萧何不仅纳贿，若论行贿，也是个老手。早在秦朝末年，他任沛县县吏时，就曾经贿赂当时任亭长的刘邦，别的小吏“送奉钱三，（萧）何独以五”，这不是重贿又是什么？无论是行贿、纳贿，都是犯罪行为。萧何更是汉初法律的制定者，何况位极人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居然知法犯法。“官者，不持戈矛

之盗也”。从本质上说,萧何的贪赃枉法行为,与“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的盗贼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月下人们可以追盗、捕盗,谁又追捕萧何呢?

这就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遗风,充分显示了在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封建特权的腐朽性。事实上,皇帝从家天下的最高利益出发,最担心的是大臣、特别是武将的谋反,而不在乎他们是否贪污。宋太祖赵匡胤对宰相赵普说的一番话,堪称典型地道出了皇帝老儿们的心思:“朕今选儒臣……即使是全部都贪污受贿,也比不上五代时一个叛乱的武臣危害大。”(《通鉴长编》卷一三,开宝五年十二月乙卯)唯其如此,封建社会的高官,包括丞相或宰相,贪污受贿者并不少见。被史家誉为“贤相”的汉初另一位丞相陈平,也曾在军中任护军时,“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明代中叶的宰相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有金银约十九万五千两,还有大量的房产、土地,若非贪贿,从何而来?至于清代的和珅,被抄出的家产更令人瞠目,“和坤跌倒,嘉庆吃饱”,足以说明矣。而从历史上看,除了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如先帝爷驾崩,皇帝出于政治需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个别宰相打下去(如和珅),或在其死后彻底算账(如张居正)外,对于高官如萧何、陈平之流的贪污受贿,是眼开眼闭的。上梁不正下梁歪。高官——包括改革家如张居正——经济上不干不净,欲普通官吏干干净净,又安可得乎!宋代的有识之士杨万里鲜明地指出:“大吏不正而责小吏,法略于上而详于下,天下之不服固也。”(《诚斋集》卷八八,《馭吏上》)这是很有道理的。

月下谁敢追萧何?这是封建制度的悲哀、人类的悲哀。只要有中世纪的阴影在,类似的大同小异的丑剧,便难以在政治舞台上

消失;除非真正的太阳——健全的法制——在天宇高悬,光芒照彻
每一个角落!

(原载《海南日报》1999年7月5日;《报刊文摘》

1999年7月19日;《杂文选刊》1999年第9期)

文征明羞见孔夫子

自古人生谁无死？古代儒家的绝大多数信徒，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笔者突发奇想：他们在晚年，特别是临终前，是不是想到了身后去见“至圣先师”孔夫子？

以明朝而论，明初的杨士奇（1365—1444年），是著名的政治家，居官廉能，推毂寒士，德高望重，死后谥文贞。按说，他是有足够资格见孔夫子的，但此老从未作此想。他的遗嘱有好几条，关照不要他人戴孝，子孙“须力学修德，不在风水”等等（叶盛：《水东日记》卷八），无只字欲见孔子语。又如李东阳（1447—1516年）是继杨士奇之后“以文章领袖缙绅”的重臣，著述不少。临歿时，头脑清醒，但并未想到孔夫子，而是想到他的满朝门生故吏，关照家人将自己“平日所用袍笏束册砚台书面之类，皆分赠诸门生”。（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这在中国的历代宰相中，也是绝无仅有之事，可见老先生的儒雅敦厚。

难道真的找不出一个念念不忘孔夫子的人吗？否，终于找到一个，并且大名鼎鼎：文征明（1470—1559年）。此公的书画成就，人皆知之。值得指出的是，他在16岁时，其父（温州知府文林）卒，吏民醵千金致意，他全部退还；宁王朱宸濠曾重金礼聘，他辞病

不赴;从不拿诗文书面与富豪权贵做交易,周、徽等藩王“以宝物为赠,不启封而还之”。(《明史》卷二八七)真可谓才华横溢、铁骨铮铮。文征明活到90岁,堪称人瑞。晚年“每戒其子孙曰:吾死后,若有人举我进乡贤祠,必当严拒之。这是要与孔夫子相见的,我没这副厚脸皮也”。(吴履云:《五茸志逸》卷六)此语堪称石破天惊!文征明的自谦、自律,不仅足为世人风范,更发人深省。

平心而论,明朝中叶后,政风腐败,世风奢靡,滔滔者天下皆是孔学信徒,有资格死后见孔子的,实在寥寥,滁州儒生丁祭时,公然争抢冷猪肉等祭物,邑中少年文士刘清(后任过刑部右侍郎)作弹文贴于明伦堂壁,曰:“天将晚,祭祀了,只听得,两廊下,闹炒炒;争胙肉的你精我肥,争馒头的你大我小。颜回德行人,见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见了心焦躁。夫子喟然叹曰:我也曾在陈绝粮,不曾见这饿莩!”(都穆:《都公谭纂》卷下)试想,这帮人死后,有脸见孔夫子吗?“文臣”如此,“武将”又如何?彼此彼此。有人曾步刘清余韵,咏武生云:“也戴银雀帽,也穿粉底皂,也要着襦衫,也去谒孔庙,颜渊喟然叹,夫子莞尔笑,游夏文学徒,惊骇非同调,子路好勇者,怒目高声叫。我若行三军,着他铡草料!”(褚人菴:《坚瓠甲集》卷二)其实,如果此辈真的“西出阳关”见了孔夫子,他老人家未必“莞尔笑”,很可能会予以痛斥的。

往事悠悠。圣人不知何处去?只剩古月照今尘。由孔夫子不禁联想到马克思,由马克思不禁联想到今人每曰“我死后去见马克思……”如何如何,甚至连去年夏天跑到菏泽灾区大捞一票、一毛不拔的某特型演员,也煞有介事地说什么“我刚从马克思那里请假来这里”云云,真个是面不红,心不跳。但是,历史是面镜,照来不平静。读一读文征明戒子孙的那段话,常把身后要

去“见马克思”挂在嘴边的张三、李四辈,难道能真的心安理得,毫不惭愧?

(原载《法制日报》1994年3月)

何必登上你的贼船

——煞风景的考证之一

不久前，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越剧名伶茅威涛演的《孔乙己》的片段，心里真不是滋味。虽然她为了艺术，剃了光头（青丝委地，多可惜），但无论怎样化妆，也难以将这位漂亮小姐的扮相与黑瘦、潦倒、肮脏、可怜又可厌的孔乙己的形象画上等号。不知她是怎样来念孔乙己的臭名昭著的“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的辩护词的。需知，时下常有人事实上将孔乙己的辩护词奉为金科玉律，如果将孔乙己数茴香豆时的哼哼叽叽“多乎哉？不多也”改头换面，来形容此辈，肯定是“少乎哉？不少也”！

当然，“萧条异代不同时”，今天的孔乙己的“后起之秀”，当然不屑于偷一点纸张笔墨、书，换碗酒吃。不，他们为了名利，偷学者的文章，“长途贩运”。譬方说，将北京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偷到上海、湖北、新疆的报刊上发表，有的报刊发行量不大，作者不会看到，也就难以发现，何况咱大中国的报刊，又何其多也。即以不才而论，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已开始被文坛扒手光顾。例如，章太炎在《书顾亭林轶事》一文中，说“清一代票号制度，皆亭林、

青主(按:傅山)所创也”。某些学者据此引申,认为山西票号是顾炎武始创的,旨在为抗清服务。我认为此说毫无根据,在刊于1979年冬《中国史研究》上的拙撰长篇学术论文《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中,专门有一段,予以驳诘。但不久,有人在西北的某学术刊物上,著文论山西票号史,将我的这段论文,格抄不论,一字不漏,既未打引号,也未注明来源,这不是剽窃又是什么?过了些时候,上海一位文友来信告诉我,我辛辛苦苦研究后写成的考证文章、发表于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林漫录》上的《蒙汗药之谜》(按:不久前有人著文说《水浒传》里的蒙汗药乃子虚乌有。这是无知妄说,古代确有蒙汗药,而且今天的黑社会仍在使用)被人抄去,刊于一家科技类报纸,而且还被一家文摘报纸转载。我与某单位领导聊天时,说起此事,此公打哈哈说:“有稿费大家一起花花嘛!”还有一位文友似乎一脸的肃然起敬,对我说:“王兄真棒!文章发表,就有人抄,说明尊作学术质量高,社会影响大。您看我的文章,至今人家也瞧不上,没人抄。”正是这种小环境舆论氛围的熏染下,我在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上说:“比起前辈史学大师,我觉得自己够没出息的了!现在居然有人抄袭我的论文,他们这样抬爱我,真是不胜荣幸之至。”说完这句话,忽然想到诗人公刘说过:“中国人倘没有一点阿Q精神,还能活下去吗?”不禁黯然神伤。

不过,此类抄袭行径,毕竟或数百字,或千字,像当年的孔乙己一样,属于小偷小摸,倘不欲雅训,径可斥之为鼠窃狗偷,如此而已;抄袭者也多半是孔乙己之类的无名小卒、阿猫阿狗,因此很少有原作者会与此类鼠辈计较,一笑置之而已。但曾几何时,歪风又变!其显著特征是:当年的孔乙己做梦都不会想到,功名利禄一样也不缺的博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也居然与鼠为伍;由鼠窃狗偷而明火执仗,公然抢劫,将几万字、几十万字的著作据为己

有,胆子越来越大,气焰也越来越嚣张!

以前者而论,眼前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媒体揭露的某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某,剽窃青年散文家伍立杨的文章,经人著文揭露后,他居然还著文辩解,说“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真不识羞耻二字。其实,他要是认真读一读《孔乙己》,当无地自容:孔乙己乃科举制下牺牲品,衣食无着,偷点儿东西变卖,聊以果腹。台端乃堂堂教授,丰衣足食,又何须出此下策乎!

以后者而论,笔者最近碰到的一例,也堪称典型。近日在书店翻书,看到由雒启坤、韩鹏杰主编,雒启坤点校的《永乐大典》精编(一)(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标价780元。时下《永乐大典》正是媒体、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我立即将此书翻开。读了雒启坤的长达十三页逾两万字的《绪言》前几段,顿时感到奇怪了!这些文字怎么如此面熟?干脆将《绪言》全文复印回家,考证一番,弄个水落石出。当然,这属于最简单的考证:从书架上抽出中华书局1986年版的该局老编辑张忱石先生著的《永乐大典史话》,将该书两万多字的正文部分,与雒启坤的《绪言》对照,立刻恍然大悟:原来,这篇《绪言》除了将张忱石文的开头,加上“我们”二字,删去张文的三个小标题和文末的一段话,狗尾续貂地加了四行字一小段(按:这一小段第一句“本书是六百年来《永乐大典》第一次排印出版。”不通之至。事实上,崇祯二年,徐光启建议开设历局,用西洋测法,崇祯皇帝即命刻《永乐大典》的《日食卷》行世,故时人称“今《永乐大典》刻本唯此”。见王世德《崇祯遗录》。点校本刊于《明史资料丛刊》第五辑)外,其余两万字全部将张文照抄一遍!作为编审,张忱石先生在出版界可谓“生姜还是老的辣”,但再“辣”也哪里会想到雒启坤剽窃他人的著作,是这样心狠手辣!雒启坤名不见经传,好在我在学术界、新闻出版界朋友不少,很快